

# 13

「外來種就地正法」我們的車子一進到農場的入口，赫然見到一個立牌寫著這樣的文字，殺氣蠻重的，有點可怕。

## 什麼都沒有！

這是今年在寒假期間利用春節熱潮之後，全家造訪的一個私人生態農場，我們度過了兩天的假期，這個農場的主人自稱為「懶農夫」。

懶農夫當了兩天的全陪，開著沒有門的吉普車載著我們在嘉義一處的山林裡，我們也徒步走了幾處私房的步道。

兩天的行程，活動的範圍不小，一下上山走步道，一下下水遊溪谷。

### 什麼都沒有

懶農夫跟我們說，很多打算前來的遊客，會打電話來探問他們的農場有什麼？他總是回答：「除了大自然，什麼都沒有！」許多的遊客打了退堂鼓，他也跑了不少生意。但，他可沒有一點憂心，反而爽朗得笑著說：「這些人不適合來，免得來了以後，大失所望。因為，確實是什麼都沒有！」這些話顯然是一些先前來過遊客的心聲。



●美術館前的荷花池，今年夏天花開得特別好。

有時候覺得生態教育所遭遇的瓶頸，與美術教育頗有雷同之處。雷同的地方是，當民衆經歷大自然時，大都沒有能力閱讀，大自然所顯現於外的表徵過於幽微，所傳遞的訊息與道理也很容易被忽略。就像民衆在遭遇藝術作品時，常常也束手無策，不知如何閱讀，或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之處。

內惟埤公園參觀的民衆，多半是來運動的，呼朋引伴，帶著錄音機One more, two more! 從東方既白，到月垂星高。這裡一群，那裡一群。當人們匆匆而過，不停歇時，自然只以其外顯而人所認知的樣態存在著，人是人，自然是自然，鮮有交集，鮮有感染。沒有與自然真實接觸經驗的人，一眼望去，確實，什麼都沒有。

記得七、八年前第一次與高雄自然觀察學會理事長周醫師見面，談完事情我與他並肩由本館展覽室往園區方向前進，才出大門，忽然間周醫師停下腳步，彎下腰，一會功夫上來，手指上拎了一隻灰褐色的昆蟲，他說這一隻小生物學名為「小螳螂」，前腳有特殊斑紋，還補了一句，你們的園區很多。

在那當下，我甚為震撼，告訴周醫師說，為什麼我進進出出展場，若干年來，如不過千次，至少也數百次以上，就是從來沒有撞見一隻「小螳螂」？為何你這一彎腰，就讓你發現門口這一隻，說來很洩氣。周醫師安慰我說，因為我的專業在藝術呀！

我們都一樣，或許常與自然相遇，對自然一無所悉，匆匆而過。任何時間與自然接觸時，



●枝頭上好奇的白頭翁正在聚精會神地看一隻蜜蜂



● 園區中的蒲公英

確實，什麼都沒有。

### 落葉、枯木、毛毛蟲的學習

事實上大自然如同藝術作品一樣，正以它的方式呈現在所有人的眼前，當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經過，同樣是花、草、樹木、蟲、魚、鳥、獸，訊息清處而明顯，大自然可能成為生命的養護所，人們可以從大自然中學習，進而獲得滋養。

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Howard Gardner於1983年發表《智力架構》(Frames of Mind)一書提出「多元智能理論」(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)之後，認為人類智能除了數理邏輯、語文之外，至少還有如空間、音樂、肢體、內省、人際互動等七項智能，如此的觀念似乎打破了傳統上智商(I.Q.)的概念，因為IQ的系統僅能反應出數理邏輯與語言兩項智能而已，其他部分則無法得知。

1999年Howard Gardner也補充了所謂「自然智能」(Naturalist Intelligence)所指的是能認識自然界中的植物、動物和其他環境現象的能力。自然智能強的人，對於大自然的好奇、興趣或學習，可能都比其他人表現得更為突出，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就是很好的例子。他年輕時期對於大自然的熱愛，從事各地地質、生物的探索，各類化石的研究，生態觀察的比對等等，1859年他所撰寫的《物種起源》，奠定了二百年來人類對於現代演化思想的基礎，成為對自然界多樣性的一項重要科學解釋，甚至在他去世前一年的最後一本著作，都還在討論腐植土的產生與蚯蚓的作用。(註)

或許我們並不需要如達爾文一樣成為博物學家，但是面對二十一世紀地球暖化、環境威脅的課題，人類恐怕再也不能自外於自然，或僅顧著攫取自然的資源，對於自然卻漠然以待，一無所知。大自然的問題阿Q的以為可以留給專

家、學者處理，尋常人家無須理解與認識。但是這一回，是切身的問題，是這個地球上所有生物必須共同遭遇的問題。

面對新世紀，對於大自然的再學習：如對颱風的學習、地震的學習、雲的學習、水的學習、枯木的學習、落葉的學習、濕地的學習、毛毛蟲的學習、蜻蜓的學習、老鷹的學習、山的學習、海的學習……也就是全新的，自然智能的學習，這些學習是新世紀人類最刻不容緩，也是最需具備的基本能力。因為這一份能力的迫切性，已關乎著人類或全球物種，未來的生存。

最近，在我們內惟埤公園的上空，大冠鷲出現的頻率越來越多，我們的同仁還拍攝到兩隻大捲尾正在欺負大冠鷲的畫面，很有趣。

因為館內預計製作內惟埤生態手冊，又與周醫師見面了，他在會議前也瞥見了園區上空的大冠鷲。另外，在長期觀察下，園區荷花池畔蜻蜓的種類據他猜測可能是高雄市最豐富的，也建議我們水岸邊的草，在一定的距離不要去除，可以作為蜻蜓或其他生物棲息的處所。

園區中原榮彰鐵工廠附近的南島場域，近年因為水渠的設置，在夜裡成為園區最熱鬧的區域，此起彼落的蛙鳴聲，讓公園裡充滿生氣。

常來兒童美術館的一位熱心民衆，經由email輾轉從朋友處寄來訊息，表達對於兒美館前大樹的關切，也有民衆反應我們的園區很大，但是都找不到一個安全的遊樂場（如蓮池潭旁的盪鞦韆、溜滑梯等設施），我們感謝他們的意見，讓我們有機會與他們進一步溝通，讓我們可以表達對於園區或說是對於自然的看法。

我們理解，當人的力量越是強大，自然的力量越是萎縮。當我們考量人需要什麼時，自然也就在這些需要中被犧牲。如此的兩難，請民衆諒察。

## 什麼都有

最後，再讓我來報告一下之前所提，我們家寒假中的二天行程。

我們在沿途，撞見了一隻雙翼展開約有170公分的大冠鷲，從我們的上空近距離的飛越，緩緩的盤旋升空，在山谷間鳴叫著，令全家興奮不已。

半路上，我們到了一處溪畔，欣賞溪中翻身咬著水藻一閃一閃的魚群，清澈的溪流裡，迴游著身上泛著藍黑色縱帶的台灣馬口魚，還有魚鱗上顯著七條黑色橫紋的石魚賓，以及攀附於水底石塊邊用著嘴巴伏步前進的蝦虎魚。

沿路上我們見到了原住民朋友創作時常用，身上長滿刺，百聞卻還未曾一見山野間的黃藤，以及葉脈可以用來晚上勾蝦的山棕，還有在山路旁十幾公尺高的先驅樹種山黃麻，以及許多叫不出名的大型喬木。

住宿的地方，也巧遇了鬼鬼祟祟正在駁坎壘石間築巢紫嘯鸚的公鳥與母鳥，以及有著一群公的禁鸞服侍著，大得嚇人的人面蜘蛛。

晚上，帶著手電筒在月光下，隨著懶農夫拜訪了夜間出遊的溪蝦以及曾為保育類的中華爬岩鰍。懶農夫說在夏天的晚上，這兒可是熱鬧的很，不同的時段會有不同的蛙類與螢火蟲出沒。

旅程的第二天一早六點不到，黑暗中的一聲「有沒有人要看日出的！」這算是懶農夫的morning call了，我們沿著山路上到達一處山脊，望著第一道陽光遠遠的從中央山脈後方射出，嗅著空氣中的清涼，心中有著莫名的感動。

我心裡回答著懶農夫：「這裡什麼都有！」

---

注釋：

1 達爾文資料來源：維基百科：達爾文，網址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>。

2 本文原刊於《藝術認證》、26期（2009.06）。〈內惟埤公園的故事 13：什麼都沒有〉。頁114-117。



● 園區裡的樹鸛